

并州话回

伏天话农事

韩银柱

上好的种子没钱购买。老者说：“我的种子不要钱，先拿上去种，不要误了节令。收获之后再还钱。”村民问：“丰收之后，种子钱如何还你？”老者说：“谁家拿了种子就先记在本本上，我姓狐，你们到南峪沟槐树底村还我便是。”

秋季果然获得好收成，村民们将种子钱凑齐，又给狐爷爷带了两口袋粮食，派人将钱和粮食送到槐树底村。送钱和粮食的人来到槐树底村打听遍也找不到这位狐姓老者。后来有一位槐树底的村民说，村子后面有一座狐爷庙，你们找的是不是他老人家？送钱的人一听，赶忙跑到山上。进得庙来，见供桌上放着一本账簿，打开一看，姚村村民的名字都在上面。村民见状，赶紧将钱粮供上。狐爷爷显神救了姚村等地的百姓，百姓岂能忘恩负义。于是有了姚村七月十三抬狐爷爷的隆重活动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我的家乡在晋源区姚村镇北邵村，1980年，我家分到了自留地和口粮田，自留地是水浇地，口粮田有水地、旱地，还有稻田。我跟着家人，前前后后种了13年地。

入伏后，在姚村地面，收割完小麦都要回茬（当地叫回 sāng），种有小谷子、小糜子、小黄豆、小绿豆、小黑豆、荞麦（甜）、白菜、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芥菜、蔓菁等。农事谚语有：“麻三谷四豆八天”“麻三谷六，菜籽一宿，老荞恼了，翻身就出”，意思是麻子需要三天、谷子四天就出来了，豆子必须是8天才能出苗，菜籽要一宿，惹得荞麦戳了火，墒情好翻身就出；“伏里种田，籽籽瞭天”，意思是伏天下种要浅。“伏天深耕田，赛过水浇园”“搂（锄）糜糜，刮（锄）皮皮”“头伏有雨，锅儿有了米”，这些谚语，除了锄糜子要求浅锄外，其它作物锄的深赛过浇水。“头伏糜糜，中伏荞麦、末伏菜”，这是一般规律。“立秋二日种荞麦，只见种来不见割”，就是说立秋二日若种荞麦，不会有好收成，只能割了喂牲口。但姚村却流传着七月十三种荞麦还获丰收的神话故事。

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姚村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草根、野菜、树叶也被吃光了。立秋后，普降喜雨，百姓苦于没有种子，有经验丰富的老者说，要是荞麦籽多好啊！荞麦是咱姚村一年中最后能种的庄稼了。

说来也巧，七月十三，来了一位老者，皓首长髯，短衣打扮，推着一车荞麦种子在姚村叫卖，百姓看着

农历六月初六这天，大同人习惯登高：爬城墙，观雁塔。离山近的，走山陵、步楼阁。无论男女老少大都参加此项活动。

是日，从早到晚都有游客前来爬城墙或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登高活动，以达到强身健体之目的。有时，大伙在登高途中展开竞赛，比谁最先登上高处。全家人同时登高，儿孙满堂，更是一路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

年龄稍大点的儿童除在六月初六随父母登高外，还要进行打花棍的体育游戏。

打花棍时，儿童们各持一根彩绘的木棍儿，一边念诵儿歌，一边挥舞木棍相互击打。他们唱到六月的歌词有：“我打花棍儿六月六，六盘包子六盘肉”，表现了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打花棍的花样有对打、交打（分上交打和下交打）等，有时也随着歌词打一下，点一下地，或打三下，点一下地。打花棍要有节奏，歌词还要合辙押韵。这种游戏既锻炼了四肢筋骨，又锻炼了儿童的意志，同时，锻炼了口才，锻炼了记忆，是儿童们喜爱的民间综艺活动。

民间综艺

六月六登高打花棍

文/图 刘印军



印记山西戏曲



永济道情

永济道情 永济道情是流行于晋南中条山一带的地方戏曲剧种，是我国道情戏曲艺术的一个支派，其源流与其他道情艺术大体相同。不过，由于受到当地语言、风俗、民间艺术的影响，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

永济道情的乐场设置是文场以四弦、笛子为主奏乐器，辅之以三弦、二胡、扬琴等；武场有鼓板、战鼓、渔鼓、筒板、碰铃、梆子、锣等。板式有七锤、流水、单拍流水、介板、滚板、慢板、二性等。音乐唱腔分为徵、宫两个调式，既可表现幽静、哀思伤感情绪，又可以体现欢快、爽朗、奔放的情感。代表剧目有《小姑贤》《劈山救母》等。文/篆刻 李泽峰

民谣记忆

“二妮子……”

郝妙海

在我的家乡，今晋源区武家庄一带，流传着两句以“二妮子”打头的童谣（乡间也有人称之为“歌话”）。一句叫“二妮子，嫁的山里纳底子。纳得圪料（音，不平直的意思）了，婆婆打得不要了！”还有一句，是“二妮子，嫁得山里挨板子。马姑儿（一种野山果）炒面尽你吃。”

我的家乡在晋阳湖畔，汾河与西山之间。传统上，平川的闺女很少有嫁到山里的。而这两句童谣里的“二妮子”，不仅嫁到了山里，而且一个被“婆婆打得不要了”，命运极惨。一个，则是“马姑儿炒面尽你吃”还要“挨板子”，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当然，童谣本就是随口吟来逗乐子的，既不可当真，更不能深究。然而，童谣虽出自童口，却大多是大人们编出来的。两句相似的童谣，为什么嫁到山里的，既不是大妮子，也不是三妮子、四妮子，而都是“二妮子”呢？似乎就有点说道了。

其实，在当地，还有一句远不如上面两句童谣传得广泛的俗语，叫“亲大的，疼小的，不亲不疼是二的。”或者换个说法，叫“老大亲，老二疼，只有老二没人爱。”似乎就透露出了一点点相关信息。这是因为，长期以来，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，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民间可说是根深蒂固。这种环境下，若一对夫妇第一胎生个女孩，虽不会像生男孩一样欣喜若狂，但由于是第一个亲骨肉，关爱尚属正常。若第二个仍是女孩，则难免有点失望，而亲情自然也就冷淡多了。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现实，一些好事之人便拿“二妮子”来编排，来调侃，来逗趣。这些人本心并无恶意，几句童谣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，但无意中，却记录下了一点点历史信息。

由于种种条件所限，旧日不仅二妮子、三妮子很普遍，甚至连续生个七仙女、八仙女的人家也有的是。孩子多了，生活的担子自然就重了。因此，对末一个孩子（俗称“末活活”），因老年惜子的原因，在条件允许时，或许可额外多疼爱一些，其余的，则境况大都差不多。甚至男孩也一样。而若干孩子们处境的微妙变化，在“二妮子”身上体现的更明显一些。因而，拿“二妮子”来说事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人物

在外面的彷徨与失意，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应该是属于华坪女高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团队的。于是，他于2011年又重新回到学校，走上讲台，与张桂梅和孩子们一起奋斗。如今，整整十年时间过去了，他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，人生，在这里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。

5

华坪女高是一个苦字当头的学校。张桂梅苦，老师们苦，学生们也苦。苦干与苦读，贯穿了学校的每一段时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没有丝毫松懈。

每天早上五点多，整个高中还笼罩在一片夜色里，黎明还没有到来。这时候，张桂梅就已经起床，她摸黑来到教学楼，

把过道里的一盏盏灯打开，校园里的灯光刹那间亮起来，刚才还沉浸在夜色里的校园顿时一片光明。然后她回到学生宿舍，叫女孩们起床。迎着灯光，孩子们用极短的时间起床穿戴，洗脸梳头。随后，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便传来急促的、密密麻麻的脚步声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着教室奔跑。

那些孩子们脚步声，从远处听，如同疾风骤雨拍打湖面；在近处听，如同鼓槌敲打着鼓面；再靠近，是如同春雷滚过天际。新的一天，从脚步声里开始了。灯光下孩子们奔跑的身影，隐隐可见一副副面庞上透露着坚强和沉着，齐耳的短发晃动着，充满了青春的朝气。

之后张桂梅会准时出

希望出版社

77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现在学校的教学楼二楼走廊。她手里拿着小喇叭，用她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提醒孩子们注意脚下，催促孩子们紧张起来。她看着孩子们涌向教室，似乎没有谁安排，却又是那么有条不紊。有的拿扫帚扫地，有的拿水桶取水洒地，有的用抹布擦拭走廊扶梯，有的用拖把清洁教室外面的过道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7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原路返回，晨露消失，林间光线明亮起来，脚踩在地上，感觉松针比来时坚硬许多。其实，不是松针变硬，而是下山时人体重心下倾，脚承受的外力加重罢了。转出山沟，坡下有座自然村，叫韩家窑，田斌打算在此建乡野别墅。老邓说，这儿幽静得很，盖好了你可以住在这儿写作。我笑道，

这个建议好，可我怕住到这儿不想走，田斌就真该半夜鸡叫了。

过韩家窑有一鱼塘，岸上是农耕园体验区，地里草编的农人、拖拉机、脱粒机正在“忙碌”。穿过田间，越过石拱桥，沿村西坡道而上，沿途一家一院，石砌院墙，墙上或农耕图案，或“竹篱小径野人家，屋后房前处处花”的诗文，或“让心灵回归宁静，让生活回归简单”的呼唤。老邓回头问我，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觉？我问广瑞，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觉？广瑞又问老邓，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觉？老邓嘿嘿一笑，我们都是沁源人，你说。抬头望见村西北口有棵大槐树，我突然想哭，脱口道，奶奶喊我回家吃饭呢……

高处俯视，村庄坐落

在沟的出口处，地势相对平坦。村后有养鸡场，村中有酒吧、咖啡馆和超市。村西住的是娘家人，有“姥姥家”“大舅家”“二舅家”“大姨家”“二姨家”。村东住的是婆家人，有“大爷家”“二大爷家”“大姑家”“小姑家”，我们所住的“奶奶家”在第一排，自是婆家地位最显贵的。村中有条石板路，黄金石铺就，路把娘家和婆家分开，环村绕一圈，也没有找到“姥爷家”和“爷爷家”。还以为田斌重女轻男，转念一想，“姥姥家”便是“姥爷家”，“奶奶家”便是“爷爷家”，于家而言，姥姥和奶奶显然更亲切。

田斌站在“奶奶家”门口，笑眯眯的，等我们吃早餐。

纪实